

玄覽堂叢書

第八十三冊

兵部等衙門尚書

聖諭事嘉靖二十七年正

內閣傳示

聖諭套虜之患久矣今日出師征逐為正不知果有  
名者兵果有余力食果有余積預見成功之  
的否昨王三平知未論功快快不遂臣下心  
今行此一銑何足為言祇恐百姓受無罪之  
殺我欲不言此非他諸欺罔害我家幾民之  
命者不同卿等真知真見朕在輔弼當行擬  
行我內居上處外事下情何可知否票空填



來行欽此又內閣傳示

聖諭鄉等將諭寫一張百數十張發兵部遍給與多  
員人各一張令看以數日會疏未聞欽此該  
兵部恭捧到部遍給與計員各一張臣等莊  
誦宣播凡在朝臣工下至里巷庶人罔不懼  
躍稱頌

大聖人明見萬里之外計出萬全而天地好生之仁  
惟恐一民不得其所者雖大舜之脩文德以  
耒耜周之嚴內治而外攘不是過矣臣等知  
識愚昧罪當萬死荷蒙

聖慈不即誅斥令再疏聞謹會同後軍都督府掌府  
事太保兼太子太傅宣城伯衛鏞太子太保  
吏部尚書聞淵等議得北虜久竊河套據爲  
巢穴住牧中原內地連歲侵犯諸邊深入太  
原平陽下  
窺紫荆殺虜人民搶掠財物  
上墜宵旰之憂下切臣民之憤仰伏

皇上天威赫怒廟筭弘敷徃年王三勾引醜虜畿輔  
震驚一時不煩兵革束手就擒誠曠世一見  
之偉績天下臣民不勝慶幸各邊事宜選將  
練兵時加謹備不縱其再犯但套虜日衆勢

甚倡倣嘉靖二十六年十月內該兵部侍郎  
曾銑題為乞昭

祖烈以隆萬世治安事又題為條陳邊務以保治安  
事乞要脩築邊牆驅逐套虜以恢復疆土兵  
部有得脩造復套俱為當務二者相較復套  
為難議行具奏定奪題奉

聖旨虜據河套久為內患昨連歲深入全陝生靈被  
其荼毒深軫朕懷前次邊臣無有以逐虜復  
套為念者曾銑所奏具見壯猷你部裡詳久  
方總題覆迄無定見還着銑督同各邊撫鎮

等官協心圖議務求長策嗣上方畧這邊墻  
千里沙漠與宣大地勢不同只着就要慶脩  
築且將兵部銀暫發二十萬兩作速解赴總  
督衙門聽其修邊餉兵造器等項便宜調度  
支用專備明年防禦不許浪費欽此續該本  
部題稱各官勘議稽遲兵部覆題奉

聖旨蒐伐套事有旨着總督衙門會同嗣上方畧這  
各該撫鎮等官乃敢延宕不應顯是避難畏  
事且不查究依擬待防秋之後或且遲違總  
督其實叅來慶治欽此已經欽行外嘉靖二

十六年十月內又該本官備將撫鎮各官會議條件奏行兵部覆題奉

聖旨虜套為國家患朕軫懷霄旰有年矣念無任之臣今曾銑前後嗣上方畧卿等既已有詳便同各官協志定計來說欽此又該本官將營陣地形登貼旨說奏奉

聖旨覽奏具見忠畧朕心加悅并所上營陣地旨兵部便會迂臣一併看了來說欽此該臣等題節奉

欽依事理會議套虜數為邊患神人共憤但事體重

大總督侍郎曾銑既以身任其事必須加慎  
旨成不許輕率寡謀致誤事机錢糧兵馬非  
決旬越月所能辦理合無先請差命官督餉  
大臣量帶司馬官前去余買糧草添設憲賤  
督同該鎮將官操練士卒預處延緩月糧漸  
收沙汰老弱待其士餉馬騰食足器利百務  
軍務俱有次第然後奏請差科道官員欽遵  
事理倘儲蓄器械未備各營軍士訓練未精  
俱不得輕舉妄動曾銑奏討山東鎗手河南  
水夫及神机營火藥備保甘肅等處兵馬俱



未敢議奏給發恭候

聖裁今象捧讀

綸音仰見

皇上萬全取勝

安邊禦侮之長策臣等愚昧萬不及一傳曰  
五帝神聖其臣莫及等雖百言慎重事在閫  
外終難遙制萬一進兵力不相接不免重捐  
民命誠如

聖諭祗恐百姓受無罪之殺大哉

皇言召和致祥足培萬萬年之基業矣臣等不勝幸

甚合候

命下行令曾銑不必遠出蒐虜止令嚴督各鎮用

心防禦儲積糧蓄兵威比常十分加謹務使  
兵精食足以尊

中國之勢中國之勢既尊則虜自當遠遯河套不  
期復而自復矣前議伐各項事宜便且停罷  
若虜不知畏威懼侵犯邊疆亦要督率將士  
相機截殺彼此應援不許推托怠緩誤事

國典具存法難輕宥再照虜情巨測各邊防禦  
尤所當嚴近因災異欽奉

聖諭人事防脩各邊亦合通行提備臣等看得前項  
各邊軍士月糧多欠而延緩尤甚蓋以士卒

食足而後氣充氣充而後勇敢合無仍行督撫各官務令查補完足曾銑原討馬匹多係三邊額欠之數除馱馬多羸弱見議外所欠原額騎征馬匹仍宜量給以備防秋曾銑原奏招降用間謀臣等前議不獨行之後套至九邊平居皆所當以渙其黨與知彼虛實合無仍行本官查照先議多方招降厚加賞賚若可用間謀亦聽隨宜遣行各邊將士中間有能收領降人報官者照例陞賞不許妄殺報功查出決令抵罪其該鎮合補月糧

招降合用銀兩原額騎征合用馬匹各該若干俱听本官查實具奏

勅下戶兵二部給發施行上以昭宣德意下以作其勇敢庶幾守無不固戰無不勝而內治克脩  
灾变可弭矣伏乞

聖裁等因奉

聖旨套虜非新近事先期但防守耳曾銃無故輕誑說未你每雖奉代擬乞許自當為國為民深思實慮如曰議已日久彼豈不知這個意思便當入告如何忍心現望一惹禍至將何救

者本當治罪與議官各罰住俸祿一個月兵部侍郎該司的罰俸一年銑着錦衣衛便急差官杖去等解到京來說王以疥姑記罪着蕪右僉都御史即日去代

銑任尽忠督理以贖前罪六科并各道言官這等重事如何亦無一言與議的該衙拿在十門前各打三十棍未說的二十棍放了兵科的齊奮打五十棍其余三十棍放了仍各罰俸四個月其余戶兵二部還再加詳說作速來說該衙門知道少師蕪太子太師華殿

大李士嚴嵩一本輔政無狀有負

國家大事不能匡正理當自劾乞

賜罷黜以懲不戢事近該兵部議曾銑所奏復套緣  
由蒙

皇上將諭內閣套虜之患久矣今日出師征逐為正  
不知果有名者兵有余力食有余積預見成  
功之的否昨王三平知未論功快快不遂臣  
下心今行此一銑何足為言祇恐百姓受無  
罪之杀我欲不言此非他諸罔害幾家幾民  
之命不同卿真知真見我在輔弼當行擬行

我居內上處外事下情何可知否票空填未  
行欽此捧讀無任悚愧切惟套虜之患議者  
多以逐虜復地為名但套虜之患久矣

祖宗時豈無力復之臣下有建議欲復而卒不果行  
者蓋必有深意焉今兵力視

祖宗時強弱何如倉廩空虛連年發去邊銀耗之一  
且議征師出無名且兵食所積誠有如此

皇上聖慮所云者臣看得曾銑奏內征討必用三年  
每次用兵十二万每一征用銀一百四五十  
万兩計三征用銀五百餘万兩銑又云此特

估計大畧若臨事欠缺再行請討者不在此  
數似銑所云則兵未興而民已擾矣古語有  
曰兵者不祥之器聖王不得已而為之明王  
守在四夷未則逐之而已此自古

帝王禦夷之上策也今師一出靡財殃民將無寧日  
銑以好大喜功之心為此窮兵黷武之率不  
思生灵受無罪之殺在廷之臣皆知此事為  
唯但心懷疑懼而不敢明言該部是以和同

附會

上奏今幸蒙



聖諭大哉

皇言誠

宗社無疆之福活全陝百萬生靈之命也即此一念  
天地鑒臨轉灾福矣但臣思大凡政務建議  
雖由所司平章實在輔弼臣備員輔職此等  
干係

國家安危大政不能先事匡正上勞

聖心古語曰將焉用彼相哉臣與憂言同官言與  
他事終有功劳臣則有負

聖恩委用分毫無補理當自劾伏乞

皇上特賜罷黜以為庸懦不職之戒無任惶愧悚

之至奉

聖旨你既知未可如何不力正言於銑疏初至即密具  
奏帖畱稱人臣未有如銑之忠已燭其私但  
知肆其所為不顧

國安危民生死了其曾銑殘歎耳朕一字未荅以示  
未可你每擬票只管誇許朕亦思為言已具  
之奏必語爾為朕知而主之耳未宜沮其謀  
者昨部疏會奏上是果行之命豈可真從之  
故朕方言言不可不准辭着照舊盡忠供職  
吏部知道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

殿大學士夏言一本才職庸昧輔理無狀懇乞  
天恩特賜寬

宥以曲全臣愚事臣一芥草茅叨沐

聖恩深厚誓竭糜涓莫能少稱報塞切見北虜久據  
河套連年入寇地方受其傷殘臣愚以為

國家全盛之時仰伏

皇上聖神文武懋建中興蠢茲醜虜雖屢次侵犯然  
天心眷祐鬼神協應如往年王三平之忽尔或擒昭

然可成故昨者於銑建議衆議上請

聖裁妾以匈奴雖多不過漠一大縣意欲我

皇上薄視三苗之紘儼仇之伐以震驚耨喪之心發舒華夏之氣臣每中夜憂思非不安枕實不自量知識短淺慮欠周詳未能上契

宸衷即使兵食充足亦難必其功成如或少有挫折孰豈獨一人身膏草野百姓要受無罪之戮仰識

聖見高明好生大德奉朝臣工無不欽服聖謨弘遠豈臣之愚昧所能窺其萬分之一但臣數以擬票俱同嵩會看私議未嘗有異嵩先具奏詞虽引以自劾然罪實在臣尚幸仰賴

聖明先事降

諭軍旅未興否則誤

國家大事誠如嵩言臣將不知死所矣今雖幸蒙

聖恩保全但自媿才識疎庸有負任使徒以上煩  
聖慮伏乞

天恩寬臣斧鉞之誅赦臣萬罪無任干冒

天威俯伏待罪之至等因奉

聖旨你每朝廷倚政之本凡百自當先事邦民為心  
如何專徇私情強君脅眾密奏未諭乃敢詐  
稱上意必行這本又無認罪之詞吏札二部

會同都察院叅看未說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掌蓋殿大學士  
嚴嵩一本乞

恩認罪自陳不職不堪任使懇乞  
天恩坐賜罷斥以全臣節事該臣具奏兵部議復  
曾銑復套事奉

聖旨你每既知未可如何不力正言於銑疏初至即  
密具奏帖亟口稱人臣未有如銑之忠朕已  
燭其私但知津其所為不顧

國安危民生死了其曾銑殘欲耳朕一字未答以

示未可復見你每擬稟只管誇許朕亦思為  
言已之奏必語爾為朕知而主之未宜沮其  
謀者昨部會

奏上是果行之命豈可真從故朕方言言不可  
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臣捧讀

御批責臣以既知未可如何不力正言於銑疏  
方至此事臣委的心知有此不能早言罪該  
萬死夫復何辭但臣雖有報恩之忠而下  
情有所不能達者茲不敢不陳於君父  
之前臣與夏言同官九事俱須商確而行

不相同而有相可決復河套大事夏言力主  
其議自始至今並無一字與臣論及前復疏  
至言已知 上意擬票臣並不干預且奏  
帖不過列署臣名而已彼所歆為臣不得而  
沮之今奉

旨日密具奏帖亟口稱人臣未有如銑之忠臣讀之  
茫然驚愕不知也每每票誇皆出於言以此  
恐懼有聞臣對不知亦恐

皇上別有諭于言也昨蒙發下兵部會疏到閣夏言  
独有二三日二十八日戌刻始邀臣先與



寫定票擬一帖奏帖一本出諸袖中與臣一  
看即令中書謄寫上進並無一言與臣

商確可否至二十九戌刻奉

聖旨諭命臣者議臣共直說未聞有此則臣與夏言  
公同回奏切念臣庸質菲才誤蒙

皇上升充輔政臣與

夏言合心輔政同報

天恩共享祿位豈

不樂哉但臣忝在輔政而實冒虛名一切政  
務夏言忌臣干預並不與臣商確臣有言彼  
亦不從懼恐臣之言也去年以未同在直所

日聞並不票本每至夜間彼自票議令票官  
不過送看而已其有宥者多矣夏言專橫自  
恣用公政以喜怒為重任意軒輊再不顧禮  
法臣不敢言也但臣庸懦徒知畏言不思有  
負

皇上臣罪不能逃臣雖供職未効分毫不過

為識者所鄙尚有一日出其位不可旦夕  
廢其事伏望

皇上寬其斧鉞之誅亟

賜將臣罷斥別選賢俊以充任使臣無任戰慄殞越

待罪之至等因奉

聖旨嚴嵩不能救正大事已有旨了便當感恩盡忠  
如何又有此奏擾不准辭吏部知道

大學士夏言一本自陳不職有妨賢能懇乞  
天恩特賜罷黜以全臣節事昨蒙發下大李士臣嵩  
一本再疏論辯中間辭語專意於攻擊臣毀  
辱倫至此則閣臣數百年未有之事而今日  
創見於嵩者也臣不勝驚駭慚愧之至切念  
臣自被

皇上召用以未謬以菲才忝列班行之首臣自與嵩

同鄉同官同受

聖主眷注誓心共報議論務相和洽交接惟以恭敬  
二三年相得甚懽臣方以嵩之才識敏達事  
事可以資求殊不知其心獨異於臣者也每次入  
閣辯理臣必遣人於嵩宅邀請至三至再至則公同  
票擬不至必令中書官送看互相可否然後  
謄寫此則衆官之所共知吏卒之所共見者  
也若本到稍晚或直文字且早間有延至暮  
夜二三次亦出勢不得已並未嘗獨票不行  
送看况直所密迩易於徃來夜則尤為肅靜

請會尤不肯來送看漫不可否是嵩故意推  
避以加罪于臣若謂臣自去歲以未一向夜  
間票擬將誰欺我復套覆議嵩謂臣独看三  
日至二十八日戊刻始邀臣同會先以寫定  
票擬一帖又奏帖一本出諸袖中與臣一看  
即令中書謄寫上

進臣看得各衙門疑難事件疏上之後臣與嵩俱例  
有白頭揭帖一本蓋以

御覽章奏防有污損惟謹封識自各以揭帖看詳  
非有他意臣又因前時

閣臣所擬票帖多與親故共議往往漏泄或者  
未經

進呈而中外先已傳誦或未奉

明命而衆心先已曉矣然臣愚以為奉職代言  
事体本當慎密不以付人而出諸袖中臣之  
過在是也具稿會議然後方令中書謄寫上  
進無非與商確可否也使稿不自收而委諸他人謄  
寫已成然後會看此則可以責臣罪而臣無  
辭矣高明知其故乃此誣臣為事橫自恣臣  
何以堪至謂故款以此示

上意於外以顯事之必行又示親厚於銑以显已之  
有力流言惑衆此出

上意欲行故廷臣無不恐懼此則嵩之立心深刻以  
為必用此等詞語然後可以上動

聖心以激起

天威禍臣不測必使臣甘受弄鑊之誅而無所逃於  
天地之間也殊不知自未稟擬蚤臣下代具

然一經

御覽可否即係親奉

聖斷非臣下所敢毫髮輕預臣又何有詞說以誣

聖明此理勢之所必無者况臣多在直所寡於交接  
即如嵩之誣臣亦必告語有人傳流有自可  
以指証誠恐別無奸心預爲設謀定計臣以  
謙讓之体不宜與之攻訐但嵩之言辭多以  
竒禍中傷臣一身不足惜得不上負

聖明乖

國体用是不得不恐懼陳訴仰干

聖德臣當此孤危惟即嵩誣臣之詞求以辨明不敢  
有毫末議嵩之失重得罪於

聖明且臣自知才識淺陋不如嵩之精深賦性踈直



不如嵩之隱密况既經指斥更復何顏並列  
伏乞

聖慈少寬斧鉞之誅特

賜罷歸田里庶不上辱

國體下虧臣節臣下情無任惶惧待罪仰祈  
天恩激切屏營之至等因奉

聖旨部院一併叅看未說

吏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聞淵等一本才識庸  
昧輔理無狀懇乞

天恩特賜寬宥以曲全臣愚事先該大李士夏言奏奉

聖旨你每朝廷倚政之本凡百自當先事邦民為心如何專  
徇私情強君脅眾密奏未諭乃敢詐稱

上意必行這本又無認罪之詞吏禮二部會同都察院叅看  
了來說欽此欽遵臣會同禮部尚書費家都察院左  
都御史屠僑等叅看得大學士夏言職居輔弼政體  
所關凡百事宜當慮

國家安危民生利害為先况復套大事尤宜加慎却乃輕信  
曾銑之謬計即密

奏以為忠未奉

明旨之諭允輒代擬以旨行任意徇私跡涉弭君仰賴

皇上智高千古聞見万里洞燭于上即寢其謀中外臣民莫  
不稱慶本官正

宜引咎自歸措躬無地乃敢多疏自陳既無認罪之  
詞又多自辯之語揆諸礼法俱屬有違但大臣進退  
去留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便伏乞

聖裁等因奉

聖旨你每奉旨議奏尤謂跡涉媚又畏者是何臣体本當究  
治且不罪夏言着以尚書致仕余官都革了該部知  
道

兵部等衙門尚書王以沂等會題爲欽奉

聖諭事會議具題

伐套各項事宜便且停罷各邊防備尤所當嚴近因  
災異欽奉

勅諭人事防脩所擬九邊亦合通行防備各邊軍士月糧多  
欠而延緩爲甚合仍行督撫各官務令查補完足曾  
銑原討馬疋多係三鎮額欠之數仍宜量給以備防  
秋原擬罪降用間雖九邊平居皆所當行其該鎮合  
補月糧招降合用銀兩原役騎征合用馬疋各該若  
干俱聽本官查實具奏施行上以昭宣

德意下以作其勇敢庶幾守無不固戰無不勝而內  
治克脩災變亦有弭矣等因奉

聖旨套虜非新近事先朝但防守耳曾銑無故輕狂說來你  
每雖奉代擬允許自當為國為民深思實慮如曰議  
已日久彼豈不知這意思便當入告如何忍心覘望  
一惹禍至將何抹者本都當治罪與議官各罰住祿  
俸一個月兵部侍郎該司的各罰俸一年銑着錦衣  
衛便急差官校去拏解到京來說王以旂姑記罪着  
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即日去代銑任盡忠督理以  
贖前罪五科并各道係言官這等重事如何亦無一

言與議的該衛都掣在五門前各打三十棍未與的  
二十棍放了兵科齊譽打五十棍其餘三十棍放了  
仍各罰俸四箇月其戶兵二部還加議作急來說該  
衙門知道欽此欽遵臣等伏思奉職無狀罪當萬死  
荷蒙

天地之恩俯賜寬宥感戴曷勝又令將其餘還再加議仰見  
皇上聖神文武安不忘危軫念邊方靡所不至者臣等謹恭  
承

明命會同戶部尚書夏邦謨等議得遂虜用兵事故不可妄  
舉防微慮忠機實不容緩旨近日

天災垂戒，兵大應占人事，防備其在邊方尤為切近。諸臣前次會議，令總督官嚴督各鎮用心防禦，積糧餉畜，養兵威比常十分加謹，其大率也。謹將邊方防守急務列為七款開坐。

上塵

睿覽伏乞

聖明俯賜裁定施行。臣等不勝慶幸。計開二日實行。伍臣等查得各鎮原額之兵自足防禦，柰何承平日久，上下因循，逃亡既多，補解絕少。見在食糧軍士又多分散，各處戍守城門看管倉庫，及有跟官書辦匠作雜差。

并冒破賣放等項情弊俱係富實少壯軍丁一遇有警應敵之兵十無三四且多老弱參差是以兵分勢寡遇敵不敢戰戰亦不能取勝也合

勅兵部一面嚴行諸有司將軍士逃亡者作速清解補伍仍咨總督巡撫官員將前項積弊逐一清查漸次釐止具老弱應該沙汰者查有兇男壯丁准令替役若係孤身無依許令守門戍堡應役雜差務要隨宜酌量揀選摘撥行伍充足操備不缺庶幾兵可足而防守有具矣伏乞

聖裁等因嘉靖貳拾柒年正月初拾日本部等衙門右侍郎



等官范總等具題本月拾貳日奉

聖旨這所議便行與王以旂督令各該撫鎮等官嚴加防守  
不許怠忽延緩查補軍士月糧銀兩准給發三鎮買  
補馬價并交免馬疋俱准行曾銑脩造輒支用過銀  
拾柒萬叁千餘兩又不造冊繳報着巡撫御史作急  
查勘如果冒破情弊明白奏來不許隱護兵備官不  
必添設招降已屢有旨了着照舊行其餘依擬欽此  
欽遵擬合通行為此除外合用手本前去武庫清吏  
司煩為查照施行等因到司准此查得清軍緣由係  
隸前司掌行擬合就行為此今將備由合行移付前

去煩為查照施行等因到司卷查先為計處清軍事  
宜以便遵行事節奉本部議題遵行各該衛所自宣  
德肆年以後該勾逃故軍士本部定與軍單式樣每  
軍壹名填單壹張送部掛號查發各該州縣照名清  
勾內有丁者即與解送有伍其遇例優免下者即與  
開豁每年終將各解過軍丁收有批迴及例免者攢  
造手冊連原單送部銷繳如應勾軍丁自單到日為  
始三年以上不解者雖止壹名府州縣清軍官俱聽  
叅問如丁盡戶絕并山後人民挨無名籍者查照軍  
政條例及節年題

准事例候經勘五次以上送清軍御史處審實類繳充  
解着里甲人等通同作弊將有丁捏作故絕壯丁捏  
作幼小非老捏作疾見在捏作逃移者事發應解軍  
丁照例發邊遠充軍如原係邊遠摘發極邊烟瘴地  
面充軍其里甲隣佑窩家人等各照例發附近充軍  
官吏依律坐罪清軍御史務將發去單責令各清  
軍官逐一完銷等因題奉

聖旨是

提督倉場戶部尚書劉儲秀一本懇乞  
天恩辭免重任事內開辭兵部尚書緣田奉

聖旨劉儲秀這廝不思急於用事罔上無忠撮拾浮詞欺擾  
姑從輕革了職着為民兵部尚書缺即日另推兩三  
員來着吏部知道

兵部一本欽奉

聖旨這所議行與王以旂督令各該總鎮等官嚴加防守不許怠  
忽延緩查補月糧銀兩給發三鎮買補馬價等交兌馬匹  
准行曾銑修邊支用拾柒萬叁千兩又不造冊繳報

着巡按御史作速

查勘如有冒破情弊明白奏前來不許隱護

着照舊行其餘依擬

鎮守甘肅等處總兵官仇鸞一本總制撫臣謀國不忠  
貪功生事欺罔嫉惡遷臣諫阻風聞明謀陷害事臣  
才凡庸誤蒙

皇上委用鎮守前項地方臣惟知盡忠報國保安邊方彼  
有三邊總制兵部侍郎曾銑謀國不忠馭兵無法貳  
拾伍年柒月內提兵花馬池地方縱賊乾溝地方深  
入搶至延安府保安寨環縣及慶陽府門外殺死居  
民不知共幾千萬人屍填巨港血滿溝壑自來地方  
失事未有如此之慘者銑除將重大失事情由通行  
隱匿止將失事畧節朦朧奏報却乃將三邊將官總

付廷叅每員索銀壹百伍拾兩千把總每員壹兩管  
隊官每員伍錢軍每名銀壹錢共得數萬俱送伊男  
監生曾淳接送親家蘇剛家打点以致

皇上有今歲失事頗輕必不差官查勘之

旨此皆銑蒙蔽欺罔之事也銑故知誘殺撲杀

國有不禁乃將境內所部人馬一萬私出境外撲打帳房以

圖功賞又于貳拾陸年貳月內定巡營出境分部掄

林人馬為前哨被賊人知覺將指揮鄭稍等貳千伍

百員名全軍覆沒各路將官名下殺死官軍陸崇百

名搶去官馬叁千餘匹銑通行隱匿不行奏

聞仍照前科派三邊差送伊男打点銑自知罪又將殺死戰  
軍割取壹拾捌顆希圖掩襲又敢輕舉妄動收復河  
套以畧非之功以掩蔽之罪臣聞甘肅都御史楊  
傳極論其生事構難啓蒙招由决不可行不意揚傳  
密寫私書暗披銑知及行具本劾臣阻撓軍機等情  
荷

皇上天地之量日月之明止將臣罰俸半年怒猶未解百端  
將臣挫辱四月內傳欵舉閑住遊擊柳棟臣言怯懦  
决不可恃只憑承差深仲舉過送銀伍百兩自舉保  
本就差舉上京仍作私書與伊親兵部郎中王倫幹

辨果得保用博之貪賄賂款

君如此者不但驕橫狂悖而已也本年伍月內調取臣所屬  
游兵壹千陸拾員名河東截殺差委未昌衛指揮王  
漢及指揮喻明聽其尅扣軍行糧料草銀赤百餘兩  
一營如此他營可知被軍人宋名將樊二等告首博  
處博反行偏刑打不容分訴臣見貧軍受害與博理  
說博謂詞訟與臣無干無得自取叅劾博之保養奸  
回如此其剛愎不悛蓋猶不待言也

銑自劾臣之後志滿意得益無忌憚聞與人議輒稱  
聖意如此臣下敢有不從臣不知果



皇上之意耶抑銑假

皇上已濟已私耶但臣又久歷邊陲深知虜套不可遷復且軍機重情遺釁大患豈可阿意曲從以取殺身忘家之罪仍執前詞不為之變博將臣言節次密報與銑千万百計必欲殺臣而後已近又聞銑與博說若不去臣事終是掣肘設謀特差監生曾淳帶領家入馱裝銀千兩馬拾疋亦送蘇剛處將臣陷害臣若隱忍不言万一被其朋奸中傷誣汙入罪臨期難辯何及且臣復思銑與博害臣不過誣之以深文中之以危法是持臣一人之害耳臣亦何足惜但克復河套事

体重大必先事預爲之備慎閑隘以預守謹烽墩以  
預財振軍旅以作氣擇將帥以馭師足器械以利用  
積饋餉以足食行之數年使將有餘謀兵有餘力糧  
有餘積養復套之計晦復套之名待虜入寇然後合  
謀設策分兵攻守庶使兵出有名虜亦無詞計既於  
萬全或可收於一舉今銑力小而任重才淺而謀疎  
逞私違衆不究安危益畫帖說傳之中外未謀而機  
已泄未戰而形已彰此尚未知所行彼今銑爲之備  
矣銑惟知僥倖莫大之功將以冒莫大之賞不產毒  
害生灵浪費財賦挑怨速禍行將中外騷動不但山

陝之安危而已誤

國殃民莫此爲甚銑何欺罔不忠至此極耶即今全陝之人病料派之日緊慮征調之日促怨声嗷々謀欲外竄臣恐境外之變不在於河套而在邊鎮之內其銑雖萬死竟亦何補臣也受

國厚恩叨享重爵用事不通奇詞輒敢昧死上言若坐視緘默致誤

國事俯察愚衷密切緝訪如臣言不謬

勅下兵部將銑與博早爲議處仍將臣遂賜罷閑以全銑博之忿庶孤遠之臣不至衆矣奉

聖旨這奏內曾銑出境覆軍失事重大隱匿不報及科索銀  
兩扣剋軍糧等項事情選差給事中錦衣衛千戶各  
壹員作急前去查勘具實回奏曾淳蘇剛錦衣衛便  
拿了牢固監候不許畏縮疎虞

鎮守甘肅總兵官仇鸞一本節報達賊憤殺境外守  
哨人役事

奉

聖旨兵部知道

錦衣衛掌衛事都督同知陸炳一本總制撫臣謀

國不忠貪功生事大肆欺罔嫉惡過臣等事該鎮守甘肅

地方總兵官仇鸞奏前事奉

欽依曾淳蘇剛着錦衣衛便拿了牢固監候不許畏縱疎虞  
欽此欽遵當差旗校分投訪拿已將犯人蘇剛拿獲  
本衛監候外所有曾淳四散訪拿不獲隨拘曾淳原  
日歇家汪銘等到官供稱嘉靖貳拾陸年伍月貳拾  
捌日有監生曾淳帶領家人盧向葉佐并夜不收王  
元等先到正陽門外俞相家住歇又到潘奉家住歇  
至閏玖月拾肆日又到汪名家歇將原騎馬匹當與  
潘奉得銀叁拾肆兩將皮箱竹箱肆箇寄在俞相家  
收貯拾貳月貳拾壹日起身陝西去訖有曾淳與監

生陳良相通家往來時常在於教坊司樂婦李釗兒  
家宿歇飲酒有曹淳置買貂鼠皮襖壹件金戒指捌  
箇與釗兒等穿用見在陳良相又與剛家人蘇登引  
見講話及拘蘇登前來供稱有總制令伊男曹淳帶  
領家人曹汴到於蘇剛家投下代禮銀兩又於嘉靖  
貳拾陸年伍月內曹淳又帶家人曹麻子等來見蘇  
剛又送有代禮銀兩俱不知數目及審陳良相等執  
稱曹淳委於拾貳月貳拾壹日起身回還陝西去訖  
除將汪銘俞相潘奉陳良相蘇登取具供詞收候在  
官外所據曹淳未奉

旨先回陝西去訖合候

命下本廠差委官校前去陝西等處地方將犯人曹淳拿解  
來京一併追問等因奉

聖旨是便差的當官校贖帖前去作急密切拿獲扭解來京  
來說前旨不字下增一許字

兵科都給事中等官齊譽等一本邊臣詭險貪殘專  
恣欺罔懇乞

聖明併

勅差官勘報重罪以彰法紀以垂永戒事先因總制曾銑建  
議復套

內閣輔臣擬在必行幸賴我

皇上神机獨照英斷不撓特頒

勅諭

令議罷屏逐

閣臣以昭黨惡之奸拿銑來京以正

欺罔之罪中外臣民鼓舞悅服謂

先舜在上歷試其繇之惡迺今莫逃乎誅殛也旬日以來  
物議騰播曾銑過惡日益著聞蓋日月照臨之下雷  
電震擊之餘私邪隱幽愈難逃迺臣等待罪諫垣奉  
戆無狀幸蒙

皇上不即誅戮席藁省愆無地節奉

旨諭先後諄切仰見



君父宵旰焦勞抱痛悽惶莫敢寧處昨者復見其肅總兵官  
仇鸞

奏訐曾銑事情足証近日物議不為虛傳臣等所聞先  
年乾溝乾澗慶陽地方失事昨歲玩寇喪師隱匿等  
項與其所奏大畧相同者不敢再舉謹以所未及者  
昧死為

陛下陳之以候

聖明併加查覈臣等切惟征伐大權自  
天子出非臣下所得而擅專者銑雖奉  
旨復套

陛下明旨止命會同苟議嗣上方畧初未許其必行也聞  
銑於嘉靖貳拾陸年春月輒自二次徵兵出塞且稱  
於人曰吾將小試復套之大端也夫

朝廷討叛制曰天討人臣之分可輕試乎銑輒冒而為之此  
何等專擅又聞銑出套之時前哨官軍叁拾餘員名  
馬叁拾餘疋尽皆淹沒故虜中陝西謠言謂其隻輪  
不返銑恐發覺且酷為禁錮之術凡死士之家有出  
哀哭者即闔門罪之致使孤兒寡婦吞声飲泣控歛  
無階此何等残忍陝西地方連年灾傷民多困乏銑  
乃行各府州縣預借小民銀兩收買馬羸民無措辦

卒皆變產貨居賣妻鬻子以償其費官司一時追併  
不前者又畏銑威福多致棄官而逃說者謂上下騷  
然誅求到骨比諸虜人搶掠其慘尤甚銑刀忍心為  
之此何等刻暴閭閻小民鋤鋤犁鐮之外所藏鉄器  
無幾銑乃責令各府州縣派民出鉄置造鉛子每家  
限出若干民措辦銀難尽將農器交官苟免刑併致  
使農具一空小民徒手難事耕作生理尽廢田野蕭  
然說者謂曰鞏漢中飢民為盜亦因此激變銑之所  
為若此又何等輕悖嘉靖貳拾陸年解赴軍門銀貳  
拾万兩事為修造造器支用銑並未修築城壘火器

等項又往往派取民間輒稱已用銀壹拾萬叁千餘兩不知俱作何項花費情弊多端夫

朝廷內帑所出之財而銑乃取供私用此何等貪黷蓋銑為此舉不特曷冒將來之功賞且欲掩飾既往之罪愆故凡可以誇耀耳目弥縫衆口者皆將不顧事體而為之事机未行過惡先播外慮未遂而內地百姓先被禍殃銑于

國家果何利乎現其奏疏之內既

請制劄以專誅殺又請申明武官之典次斬訛言者彼蓋自知衆怨攸歸罪愆難掩又欲假切

皇上威權厭服中外以濟其私耳向使銑計得行將來禍患  
又何止極說者謂銑幸而出于堯舜之世尚不至為  
國家大害誠確論也參照曾銑凶殘之性狂誕之資擅命  
出師寡謀敗衆躓貨殃民欺

天罔上從邊啓釁大壞軍机踰越官常臣民共憤伏乞

聖明併勅差去給事中錦衣衛千戶通將前項事情會同巡

按陝西御史一併從公嚴加查勘如果臣等所言不

謬曾銑當服重誅以為邊臣將來之戒其陝西各府

州縣人民已買馬羸及已造鉄器仍乞

勅下兵部行令總督尚書王以旂及時收集以為各鎮備禦

之用其小民費用銀兩器具仍行各該官司議處官  
銀給賞使不致虧折流離失所庶幾內囂不生邊方  
未固臣等無任待罪惶悚之至等因奉

聖旨你每職居言官明知曹銑悞國壞事失律喪師却乃黨  
護畏避無一人肯言今見爨有旨罪銑及差官勘問  
方纔來奏好生有負

朝廷齊譽着降二級調外任其餘姑且不究該衙門知道  
兵部一本遣臣詭險貪殘專恣欺罔懇乞

聖明併

勅差官勘報重治以彰法紀以垂永戒事內開

看得兵科給事中等官齊譽等題稱總督陝西三邊

都御史令拿問曹銑擅命出師寡謀敗衆恣情欺蔽  
任意誇暴贖貨殃民欺

天罔 上徒咨違釁大壞事機臣共憤各一節爲照前項事  
情俱在彼中合無

勅下差去給事中錦衣衛千戶會同彼處巡按御史一併查  
勘其稱預借民銀買馬羸派民出鉄抑或動支官銀  
尤宜先行的處合候

命下移咨總督王以旂查果已買馬羸已造鉄器逐一及時  
收集以爲各邊備禦羸頭分發各驛公用果係費用  
小民銀兩器具者仍行各該官司議處銀兩給賞勿

令虧折等因奉

聖旨是着差去官會同巡按御史從實查勘來說鎮撫司一

本欽奉

聖諭事內開參照犯人曾銑本以狡猾之資謬叨總督之任  
宜尽心報

國保固邊疆乃敢肆恣奸欺任情玩法輕率寡謀妄舉蒐套  
逐虜之議潛賄賂欲成貪天欺世之功黷貨殃民  
開端啓釁以致邊報有警套厲軼謀再有先年題兵  
出境縱賊塗毒生靈次後擅出外邊逐致全軍覆沒

又却隱失事重情欺

天罔



上科索官銀打點大壞軍機况此套議

成命未下輒先自浪費官銀又科派小民無所不至剝削  
軍士非止一端農桑盡皆失業戍守迫於飢寒怨声

載道慘不忍聞負

國不忠莫甚於此原情論罪死有余辜曹淳無知小人全不  
畏法乃敢都次挾帶銀兩來京為父營謀打點却又  
依托親識幹辦加升職任肆意妄為宿娼飲酒情犯  
匪輕法當究治蘇剛奸險之徒律法罔畏乃敢倚親  
為勢結交邊方重臣却又代謀款遂復套之計通同  
受賄許全僥倖之官視

國家紀綱若此全無大律狂妄玩法欺公揆諸律法真填重  
典葉佐聽從往來眾送禮銀陳良相同行飲酒宿娼  
蘇登引領講話知情打點均爲故違亦應重治再照  
犯人咸寧侯仇鸞賦性剛愎行事乖方以致人多妬  
忌惹誘招尤曾銑原奏皆無指實多係遠年間結之  
事案卷俱在彼中抑且又無証佐推原情委爲誣  
妄似應先行酌處陳洪鄧景崇趙琬沈侯景崇宋英  
鮑應庸鄙小人無知妄作惹訟端罪亦難追臣等  
看得仇鸞所奏曾銑其餘未及違法事情并奏內楊  
博受賄保舉閑住遊擊柳棟各一節干証犯人俱在

彼中已經奉

欽依差給事并錦衣衛千戶作速前去查勘具奏除欽遵外

合候

命下將各犯通送刑部監候待彼勘報至日本部題

請會官一併從重擬議奏

請定奪及尚書夏言職居宰輔密勿收司受

朝廷重大之恩當殉身殞軀補報乃敢專權露政罔

上行私交通納賄全無体

國之心腸衆數

君力主復套之議不顧

國家安危生民疾苦大肆奸貪盜竊名器却又通同黨惡  
隱匿失事重情若非

聖明洞燭其奸幾致大壞邊務情罪昭然律應提問均乞  
聖裁等因奉

聖旨這事情既打問明白曾銑妄議擅開邊釁又失律喪師  
屢隱匿不報欺罔朕躬殃害百姓罪惡深重着三法  
司便會官依律從重問罪來說蘇剛依親受賍代銑  
營謀潛弄朝廷威福本當處死着追贓銀完日送兵  
部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家小隨住遇赦不宥但外  
殺了夏言職居輔弼受朕倚毗乃復不思忠報却公

然黨逆受賄力主套議不顧國家安危好生欺肆着  
錦木衛選差官校去拏解來京問其餘犯人俱送法  
司擬罪奏來

刑部等衙門右侍郎等官詹瀚等一本欽奉

聖諭事先該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會同吏部等部通政司錦  
木衛

各衙門等官聞淵等陸炳等會題前事奉

聖旨曾銑情罪異常有旨着你每從重擬刑部說律無正條  
看來通不必治可乎還依律擬來看欽此臣等恭捧  
綸音不勝戰懼切照曾銑委係罪惡異常法不容誅臣

等奉

旨會擬謹遵

明旨以失律喪師為重一時愚昧失於叅詳比邊帥守備不設為賊所掩襲因而失陷城池者律斬委屬久當罪當万死荷蒙

聖恩不即譴罰仍容臣等再行會同議擬無任感激頌越之至查得先該錦末衛鎮撫司打問得犯人曾銑供年伍拾歲係直隸揚州府江都縣人由進士歷陞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三邊軍務嘉靖貳拾伍年柒月初捌日到任管事是銑見得河套虜

賊為患自合整飭各鎮兵馬照舊嚴加防守不合逞  
侍疎狂妄生異議要得興師寇套逐虜彼回鄉親在  
官蘇剛係先任大學士今致仕尚書夏言妻父平日  
與銑書信往還契厚賴伊扶持要成此事希旨加陞  
官職取大富貴於本年捌月內先具復套揭帖并書  
信禮物令在官男監生曾淳帶領未到家人曾卞等  
并承差高騰霄等夜不枚王允等馱帶銀壹萬兩來  
送與蘇剛托伊轉與夏言處道達扶持此事有蘇剛  
不合立將銀貳千兩送與夏言亦不合接受聽允本  
年拾月內是銑具本奏行兵部覆題節奉

欽依着銑督同各該撫鎮等官協心圖謀務求長策該部備  
咨到銑轉行各官勘議是銑於本年采月內又不合  
提兵花馬池地方縱賊由乾溝地方搶入延安府環  
縣及慶陽府關外地方殺死居民數多却將失事重  
大情由隱匿止將朦朧奏報又不合科欽副總兵叅  
遊等官銀數多將伍千兩又差家人曾諫夜不收王  
允等馱帶來京令男曾淳亦送蘇州處打點有剛又  
不合將銀壹千兩送與夏言接受遂得奉有

欽依今歲失事頗輕不必差官查勘嘉靖二十六年二月內  
銑又不合由定邊營出境分部榆林人馬為前哨被



虜賊將指揮鄭稍等一千五百員名全軍陷沒并各路將官名下殺死官軍六七百名搶去官馬三千餘匹亦又隱匿不行奏報仍前科派官軍銀兩要行打點是銑見得各官看議 延時日恐事難成意要遷轉京職本年五月內又不合令男魯淳帶領在官家入葉五并未到官蘆向等夜不收王允等馱帶銀兩書禮來京先到正陽門外住人今在官俞相家住歇又憑在官潘奉引領移在今在官汪名家居住又不合同陳良持常在於教坊司樂婦李釗兒家歇飲酒宿娼魯淳置買貂鼠皮襖壹件金戒指捌箇送與釗

兒收用比銑因見總兵官仇鸞剛悞執拘恐伊阻撓  
邊事要得扶捏陷害又不合令家人曾諫等馱銀伍  
千兩來京男曹淳又託蘇剛打點致將仇鸞拿問是  
銑又不合將仇鸞奏帶舍人今在官郭景榮為首在  
官家丁陳洪為從先年斬獲首首狼台首級壹顆已  
經撫按衙門覆覈實就伊詐冒陞賞又誣奏伊挑揀  
馬匹將收查遺貨中軍在官趙琬逃軍宋賢知證及  
差舍人張淮等馱醫張士佳等牽送進

貢馬疋假公濟私閱支草料又將充軍犯鮑印收為家人冒  
支糧餉又將西寧衛百戶柴昌孫繼宗總旗顧老才

獲功三夥指以提取贖功痛責致死及伊在官舍人  
侯崇將局匠劉義威逼自刎而死又將克軍犯官王  
楫鄭紀冒功贖罪索要銀兩貨物委用革任劉淮辯  
伊克軍并守倫徐彥章不忿等情都具本叅奏令男  
曾淳與剛道達停當將本赴通政司投下奏奉

欽依仇鵞拏解來京問理是銑勘議條件具本并揭帖差承  
差汪浩家人曾諫等賞送與男曾淳俱各送畢本年  
拾壹月拾伍日題奉

欽依兵部看了來說該部覆題節奉  
欽依便會同多官協忠定計來說是銑又不合將營陣地形

繪旨貼說具本奏奉

欽依兵部便會同廷臣一併有議具題

成命未下續該兵部尚書王以旂等欽遵

聖諭究詰其非會疏具題部奉

欽依銑着錦衣衛便差官校去拿解到京來說欽此蒙差子  
戶段崇文前到固原地方將銑孛獲通行具本題奉

欽依將銑并仇窩等一千人犯孛送前來好生打着逐一追

問明白蒙將原寄箱籠當官對衆打開檢明再三研

審及審曾淳蘇剛陳良輔汪銘等各招相同叅稱犯

人曾本以狡猾之資謬叨總督之任正宜尽心報

國保固邊疆乃敢恣肆奸欺任情玩

法輕率寡謀妄舉蒐套逐虜之議潛通賄賂欲成貪  
天不世之功贖貨殃民開端啓釁以致邊報有警套  
虜遂謀且又先年提兵出境縱賊荼毒生靈以後擅  
出境外遂至全軍覆沒却又隱匿失事重情欺

天罔

上科索官軍銀兩打點大壞軍機况

成命未下輒敢先為浪費官銀及又科派小民無所不至剝  
削軍士非止一端農桑盡皆失業戍守迫於飢寒怨  
聲載道慘不忍聞負

國不忠莫此為甚原情論罪死有餘辜及照未到先到大學  
士今致仕尚書夏言職居宰輔密勿攸司受

朝廷莫大之恩當殉身捐軀圖報乃敢專權濫政用

上行私交通納賄全無体

國之心脅衆欺

君力主復套之議不顧

國家安危罔恤生民疾苦天

肆奸貪盜竊名器又通惡黨隱匿失事重情若非

聖明洞燭其奸幾致大壞邊務情罪昭然律應提問等因題

奉

聖旨這事打問明白曾銑妄議擅開邊釁失律喪師委隱匿  
不報欺罔朕躬殃害百姓罪惡深重着三法司便會

官依律從重問罪來說蘇剛倚親受賍代銑營謀替  
弄朝廷威福本當處死着追賍完日送兵部押發烟  
瘴地面永遠充軍家小隨住遇赦不宥但逃殺了夏  
言職居輔弼受朕倚毗乃復不思忠報却公然黨逆  
受賄力主套說不顧國家安危好生欺肆着錦衣衛  
選差官校去拿解來京問其餘人犯俱送法司擬罪  
奏來欽此抄行鎮指司隨將犯人曾銑蘇剛監候將  
前項打問過招由開具手本并曾淳等通送刑部隨  
該刑部行令該司遵照

欽依內事理將曾淳等監候另行議奏外即日會都察院等

三法司會官議罪緣由題奉

聖旨着會同九卿衙門并錦衣衛堂上官議擬未說欽此會  
同吏部等部通政司錦衣衛尚書等官聞淵等會議  
曾銑所犯除監臨官求索所部內才物及有事以財  
行求并軍務應奏不奏與不應輕罪及科尅錢糧未  
經勘明俱不坐外合此擬守邊將帥守備不設為賊  
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者律斬秋後處決參照犯人  
曾銑情本疎庸才非幹濟出塞為全軍陷沒希功為  
蒐套營求於科斂軍士仍擅扣邊儲欺罔多端私書  
盈篋罪逆已深法當重處但擅開邊募失律喪師檢



律俱無正條比擬前罪似屬相應等因題奉

前旨臣等今看得原供要得與師蒐套希尙加陞官職隱匿  
邊方失事重情節次托憑蘇剛饋送銀兩與大學士  
夏言接受朦朧奏報等因明與交結近侍官員律條  
相合議得曾銑所犯除監臨官科尅官軍錢糧見行  
勘報并軍務應奏不奏及不應各輕罪不生外合依  
諸衙門官與近侍人員互相交結夤緣作弊而扶同  
奏啓者律斬妻子流二千里安置臣等叅詳本犯問  
擬前罪情法允當伏乞

聖明特賜

乾斷以為人臣欺罔不職之戒等因奉

聖旨曾銑罪犯深重你記會議明白依律處決

錦衣衛鎮撫司一本欽奉

聖諭事內開問得犯人夏言供年陸拾柒歲係江西廣信府  
貴溪縣人由正德拾陸年進士歷陞吏部尚書兼

華蓋殿大學士今回籍致仕尚書招稱有先任總督陝

西三邊軍務都御史今已屢次曾銑并已問追贓完

日發遣見監蘇剛鄉親熟識平日書信往還蘇剛係

言妻父嘉靖貳拾伍年捌月內銑見得河套虜賊為

患妄意欲議要興師蒐套希圖加陞官職取大富貴

先具復套揭帖并書禮物令伊男監生已送問曾淳  
帶領家人夜不收曾仁等馱銀壹萬兩來京送送剛  
托親與言慶道達要成此事是言又不合聽允有蘇  
剛將銀貳千兩送與言又不合接受本年拾月內曾  
銑具本奏行兵部覆題言又不合接本票擬虜擾河  
套為內患前此邊臣無有以逐虜復套為念者曾銑  
所奏具見壯猷有銑督同各邊搃鎮等官勘議會題  
又有曾銑先於本年柒月內提兵花馬池地方縱賊  
乾溝澗搶入延安府環縣等處殺死居民數多將失  
事重大情由隱下止將畧節緣由奏報當科斂官銀

差家人曾諫等將銀伍千兩馱帶來京仍令曾淳亦  
送蘇剛處打點蘇剛止將銀壹千兩送言又不合聽  
允接受就朦朧擅擬今歲失事頗輕不必差官查勘  
嘉靖貳拾陸年貳月內曾銑由定邊營提兵出境分  
部榆林人馬前哨被虜將指揮鄭稍等壹千伍百員  
名全軍陷沒殺死各路將官名下軍陸柒百名搶去  
官馬叁千餘匹又隱匿不行奏

聞等情據此案查已將曾銑等叅送法司會問明白處夫  
發遣外叅照犯人夏言職任輔臣叨司密務况受朝  
廷倚毗之重當盡忠報

國爲本乃敢交結邊方黨要妄舉與師復套之奏聽信親人  
營幹擅擬加陞予套之權却又通同隱匿失事重情  
朦朧專擅票擬往來賄賂公行互相賞緣作弊脇衆

欺

君力主套設竊弄威柄驕橫自恣况套虜重事乃

國家安危所係民生休戚相關敢因曾銑私囑輒便輕爲密  
奏若非

聖明洞烛其奸即寢其議則邊方軍机重務因而幾至大壞  
言之誤國負恩莫此爲甚原情論罪其填重典合將  
本犯送刑部會官從重議擬奏

請定奪惟復別有

聖裁等因奉

聖旨你每既究問明白着三法司會同九鄉并錦衣衛各堂

上官擬罪來說

錦衣衛見監犯人夏言一本仇奸誣陷極苦死情懇

乞天恩特賜

廷鞫以伸大寃事本年叁月拾叁日臣竭誠詣三茅山祖師

前修建福祥齋醮恭為

聖主祝延萬萬歲壽本月拾陸日回還舟中為總兵官

仇嵩奏臣親蘇剛事情牽連及臣伏蒙

聖上將臣拿械來京臣一聞命神魂飛散有貪賄汗辱之名  
負

恩辱國即欲引刀鋸以自盡復念臣之罪孽起於讐家若受  
汗不辨曖昧以死則上負

聖知下快讐志今案獄已成矣

陛下尚不忍即賜臣死猶

命孛鮮來京問使臣少延湏臾殘命尤得一伸悲号於斧鑕  
之旁天地好生大恩加於微臣者至厚至深臣固願  
一見天日甘心萬死也昨臣謬誤國家已

蒙

聖恩處分止於斥放罪大罰輕臣已不勝感激仰結之至今  
次日於仇鸞

奏詞誣臣受賄上干

天怒是

陛下寬臣已死之罪而賜之再生之心顧于臣得生之後復  
欲而推納諸死地若使果受賄則死於法是為人臣  
之戒若臣未受賄負冤死於讐黨之手矣豈不冤哉  
鸞家 於京師才富百兩在任之嫉臣害臣納其

賄賂陰為搆解既以仇鸞之饋而遂其私又加臣之  
罪以快其欲群奸連結凡可誣殺臣以為救鸞之地  
者無計不為而欺天聽臣不敢復言者河套之事該



撫鎮官共議將一年矣為未常執奏以為非及兵部覆議

皇上頒示勅諭罷行與在朝諸臣至此始仰測

聖恩以為不可為奏於嘉靖貳拾陸年拾貳月貳拾日勅諭係拾貳月貳拾捌日始下輔臣嚴嵩兩疏攻臣又係貳拾柒年正月內事為在甘肅去陝西叁千餘里去京師伍千餘里乃於

勅諭未降旬日之前即於邊外預知乘機進奏為奏內兵有餘力糧有餘積显然列天語二句其於師出有名不顧毒害生靈等語又皆竊取

聖諭師出征逐為名等義而小變其文內中數萬銀兩又多  
符同在京譏臣者之誇語且拿問

旨意未到甘肅焉則先知陷害差去官校未及回京焉奏  
又先一月而至即使焉在此耳聞目覩其事亦不能  
巧中機宜豈預合聖人經世之文默合權貴排擠之  
之意如此臣至天津即訪知焉奏係一二人害臣  
者欲為去草除根之計不欲臣復有蒙

恩之日特為之朋謀主議為之具稿本其寫本人松樹衛衛  
楊臣寫本則焉妻父鄭通政宅也臣去之日焉奏即  
上其計謀既中於一旦故羅織巧於万端于是臣遂

聞有搜訪一二事假造數紙偽書如夏竦令女子習

石介之字以為害言輔弼之計裝成圈套本陷臣必死蘇

剛與臣有親也則坐贓私以及於臣其人與曾鈺有

舊也則故為牽制以防其惜崔元故與曾淳交也則

捋引其自認之詞以為諸偽証之其他有權位大臣

更不及之此尤深可駭也奸邪設謀微意不過欲假

寫之偽疏以實已數萬之譜又造鈺淳偽字以實寫

証奏之詞銀兩之饋至於數萬踪跡之露矣止一端

朝廷銀糧和中途尚有盜賊之警况私人賄賂馳載遠道一馬

僅馱五六百兩五六千兩則用馬十匹二萬兩則用

馬肆拾疋矣其護送必得百餘人方可達於數千里  
經過驛遞至三四十處經過眼目又奚啻千萬人形  
跡昭彰固非一人可掩也至於在邊銀兩若係欽發

帑銀則貯收於司府州縣各庫有庫簿支放於管糧  
守邊郎中府州縣等官各有卷案總督止以文書行  
查分毫不經其手若邊方軍士貧寒其弊尤不可勝  
言况銑旣謀伐套非重賞不可得其死力若少有  
剝削不惟軍苦無錢亦且情不可強少不如意則三  
軍怨恨群起反面而攻之當如往年大同之殺巡撫  
總兵遼東之縛都御史矣衆怨孰能當之夫尅減

帑銀既法不可掩削取軍資尤勢所難為不知從何方  
得此數萬銀兩又專以賄臣并臣親戚豈不一及勲  
輔大臣并九卿會議之臣兵部兵科及承行之臣乎  
此萬萬無是理也使邊臣懷千金而入必廣施人情  
使衆無異論雖吏胥書辦之微亦必打點得到至於  
二萬餘兩獨以賄臣與臣親更不旁及一人銑雖極  
愚決不若是臣忝為大臣受

國厚恩曾不能竭忠圖報以付

聖主千載之遇願以諛諂失身上貽

清朝萬世之羞臣雖斬尸萬段死何足惜但奸黨合謀致操

弄虛詞欺罔天聰仰惟

聖明洞察情狀終不可逃

神鬼鑒臨亦必求護天威以

陰殛豈能容於

聖世惟是臣生平屢遭風波咸賴

恩造就諸死地而復生今當衰暮餘年旁鮮兄弟下無子嗣

不幸復遭此群奸毒陷死命聞銑先處決淳隨死獄

中極苦寃情無所對証書字真偽無從辯驗中外人

情附勢趨炎將視臣如仇讐又無復為臣言者非仰

賴

聖明曲施好生大恩為臣特賜推鞠實情則臣痛苦危迫之

命無所控訴生為寃民死為寃鬼矣伏乞

天恩下澤枯骨乞

勅三法司會同多官將臣奏內事情逐一從公追究主使具  
稿及寫本看本人等并查勘銀兩地方徵取之由及  
經由驛遞馱送實跡不可徇情為權奸隱護為孤臣  
裝誣務要至公至明求事有指實如臣有前項賍賄  
將臣明正典刑榜其辱國負恩之罪闔門誅夷更復  
何辭其假捏奏疏欺罔

朝廷如果臣言不謬則進御實封尚可假撰賍污浮詞豈不  
橫生

陛下可以明正奸惡而臣之大寃萬一可雪矣伏乞

聖慈俯垂憐憫命多官會審於廷責厥衛密體訪於外日月

旁

燭之下自尽得實情庶臣不為摧奸誣陷而死然後  
將臣明正誤

國負恩之罪即藁尸通衢万死何恨死在九泉尤當願為  
忠鬼以報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也臣無任含冤泣訴祈

天恩怜察普情萬萬感戴之恩云為此具本令義男夏志科

抱奏等因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刑部等衙門尚書等官喻茂堅等一本欽奉

聖諭事臣等今議得犯人夏言先該已處決犯人曾銑供稱鄒次托蘇剛轉送銀兩與夏言接受隱匿失事情由朦朧奏啓該多官會議擬曾銑依諸衙門官交結近侍人員賁緣作弊而扶同奏啓斬罪今該鎮撫司叅問夏言所供情由與曾銑原供無異法應並坐臣等會議得夏言所犯仍依諸衙官若與近侍人員互相交結賁緣作弊而扶同奏啓者律斬秋後處決妻子流二千里安置臣等伏覩

大明律內一欵應議者犯罪開其所犯應議之狀先

奏請議定奪奏

聞取自

上裁欽此今照夏言所犯前罪但遭逢

皇上應運中興裁成

天地制作禮樂

功德隆盛超越千古但夏言叨在輔佐之列閱歷年久亦

曾效有微勞且原係文職一品律得議能議貴人數伏乞

聖明特賜裁決以光

聖治以存

國體惟復別有

定奪奉

聖旨你每任曰執法且恩威上出如何借議朋護朕任逆言  
若腹心彼則視君爲何銑初上疏彼則密奏強君朕

何有一言諭答敢動稱有密諭主行啓禍殃民之事  
至有旨問之日猶不知罪示戒止令致仕復作怨語  
曰前去因不奉戴香巾怨上不服內府擅乘輿之罪  
今日為朝廷計非以身家又遭斥削是人臣禮歎正  
以西內貳參月直候不得見蘇剛為薛你每却又言  
直侍內苑是何法理還依律一定議奏裁處

皇土刑部筆衙門尚書筆官喻茂堅等一本仇奸誣陷極  
害死情懇乞

天恩特賜

廷鞠以伸大寃事內開覆夏言辯奏緣由奉

聖旨有諭着說緊急的事原本亦無有有末字樣喻茂堅等  
堅恣回護之私違旨責覆着從實回將話來

刑部等衙門尚書等官喻茂堅等一本懇乞

天恩認罪回話事內開會議犯人夏言差錯緣由奉

聖旨喻茂堅等明知有旨停奏乃敢違覆擾好生朋護欺肆  
本當重治姑從寬掌印官各罰俸三箇月其餘貳箇  
月該司郎中都察院提了問

刑部等衙門尚書等官喻茂堅等一本欽奉

聖諭事內開會議犯人夏言緣由奉

聖旨夏言受朕隆眷擢至輔弼却乃不思盡忠補報專恣欺

肆姦斥不悛今又黨結逆惡主議伐套擅開邊釁該  
國員君本身并妻子依律決斷

刑部等衙門一本欽奉

聖諭事內開犯人夏言見在鎮撫司監候秋後處決妻室行  
江西巡按御史解發二千里安置等因奉

聖旨是